



外国独幕剧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3



外国独幕剧选

第三集

施蛰存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 名

封面设计：麦荣邦

外国独幕剧选

第三集

施蛰存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375 字数 347,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书号：8078·3427 定价：1.65元

引 言

《外国独幕剧选》已出版了两集，我们介绍了1885至1920年间二十二个国家的四十六个著名独幕剧。现在，我们将仍以两集的篇幅介绍1921至1945年间的各国独幕名剧。第三集以英国、西欧及亚非为主，第四集选录美国、苏联、东欧及拉丁美洲的作品。

在那个二十五年间，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重大的变化。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都在忙于政治改组、经济复兴。苏联从1917年建国后，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也在忙于建立新经济制度。到1930年，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一番复兴和繁荣的气象。但是，好景不长，慕索里尼在意大利执政，以侵略阿比西尼亚来开始法西斯帝国主义。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建立了国社党的纳粹主义极权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东北各省，制造了伪满洲国。国际政治上的剧变，引起了国际关系的矛盾，同时也使各国国内被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矛盾趋于尖锐化。大幅度的国际矛盾和阶级矛盾，终于爆发出了一场历时八年的第二次大战。

在这样一幅时代背景前面，各国的文艺艺术都受到影响，独幕剧也不例外。在本世纪最初二十年，独幕剧的题材大多

是社会或家庭琐事，男女爱情纠葛，或是仅供观众娱乐的诙谐或惊悚的故事；但在这以后的二十五年间，独幕剧的题材内容有了扩大和提高。它们有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苏联剧作，有德、意流亡作家的反法西斯剧作，也有宣扬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德国作品。在西班牙，有反弗朗哥的民主斗争作品。第一次大战的劫后余生，写出了反战的剧本。第二次大战前夕，在新的战争威胁之下，敏感的作家又写出了另一种反战作品。到了第二次大战期间，在被纳粹德国军队蹂躏的各国，又出现了爱国主义的作品，如法国的抵抗文学和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这时期，全世界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因而出现了许多反映工人生活及其斗争的剧本。社会琐事，提高到社会大事；爱情纠葛，可以只是政治矛盾的表象。即使是一个小喜剧或小悲剧，也会含蓄着阶级斗争的意义。这些都成为独幕剧的新的特征。

第一次大战以后，从西欧开始，产生了许多新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流派：立体派，印象派，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荒诞派等等。它们波及到世界各国，使各国的文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独幕剧亦不可能遗世独立，不受冲激。

到三十年代，无线电广播事业勃然兴起，短小精悍的独幕剧，立即被利用为广播剧种，于是独幕剧的效用，从舞台艺术扩大到空间艺术。接着，有许多专为广播用而编写的剧本，就称为广播剧(Radio Play)，它们仍属于独幕剧类型。独幕剧和广播剧，有时就混称为短剧。

题材内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独幕剧的篇幅有拉长的趋势。前期的每个独幕剧，译成中文，一般都在一万字至二万

字；上演时间，都在一小时光景。这一时期的独幕剧，译成中文，有长达四、五万字的；演出时间，需要二小时上下了。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广播剧，又出现了二、三十分钟可以结束的剧本。

新的文艺流派，使独幕剧和多幕剧一样，在表现手法和演出技术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剧本的结构，人物性格的表现，剧情开展的逻辑，舞台设计的形象与气氛，都突破了旧的传统，使观众耳目一新。

从希腊时代以来，戏剧一向只分为喜剧和悲剧两大类型，可是，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人情世故的变幻，有许多剧本并不仅仅是一个喜剧或一个悲剧，于是便孳生了更多剧种名词。人们把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和《仲夏夜之梦》称之为喜剧，但把《威尼斯商人》称为悲剧的喜剧，或说悲喜剧(Tragi-Comedy)，因为这个剧本虽然以喜剧结局，但贯串着悲剧成分。《错误的喜剧》和《驯悍记》是另外一种喜剧，为了制造笑料，作者使用了过于荒唐无理的夸张手法，使这个剧本几乎成为低级庸俗的闹剧，而不是正统的喜剧，因此人们就称之为闹剧的喜剧，或说闹喜剧(Farce-Comedy)。

这样的情况，在独幕剧中也逐渐出现了。格莱葛瑞夫人的《监狱门》，约翰·沁孤的《骑马下海的人》，被称为浪漫的悲剧(Romantic Tragedy)，奥尼尔的《琼斯王》和《有记号的地方》，被称为现实的悲剧(Realistic Tragedy)。喜剧一般都是用浪漫主义手法的，但有些剧本寓有严肃的讽刺作用，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于是这些剧本被称为现实的喜剧(Realistic Co-

medy), 例如甘代洛兄弟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和艾尔维欧的《谦虚》。有一些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较低级喜剧, 只是为了引逗观众喜乐, 说不上有多大意义, 就沿用旧名, 称之为闹剧(Farce)或笑剧(Melodrama)。这一类型的独幕剧, 还是继承着开场戏的老传统, 用于多幕剧上演以前, 或节日娱乐。但是, 其中也有对某些社会现实或某些人物作故意歪曲的模拟以寓其讽刺意味的, 则称之为曲拟剧(Travesty)。曲拟剧必须是个讽刺剧, 尽管有荒唐胡闹的成分。此外还有一些以恐怖、惊险的故事或人物刺激观众的官感神经的剧作, 它们既非喜剧, 亦非悲剧, 则称之为惊悚剧(Thriller), 例如海特林克的《不速之客》和邓珊奈爵士的《小酒店的一夜》。

诸如此类的名词, 用于长剧, 同样也用于独幕剧, 大多出现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它们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界限, 一个标题为喜剧的, 可能实在是一个笑剧; 一个悲剧, 也可能同时是一个惊悚剧。它们有的是剧作者自己标明的, 有的是戏目海报上标明的, 只是为了方便观众, 免得光看剧目, 而不知其剧情内容。

以上简单地叙述了这一时期外国独幕剧的一些新的情况, 或许有助于读者对独幕剧的了解和欣赏。

这一套《外国独幕剧选》的第一、二集, 是我和海岑同志合作编选的。海岑同志不幸于1981年四月病故, 使我失去一位相知多年的文艺益友, 甚为哀悼。从本集起, 这个编选工作由我一手承担, 所有的编选计划和规格, 仍和前二集同样。剧目选择, 取其有代表性, 题材面广, 可读可演。译文尽量利用已

有的译本。但第二次大战以后的外国独幕剧，我国已有译本的很少，今后恐怕要全部请优秀的译者为我们特地翻译。每个剧本前的作者介绍，由译者或编者撰写。剧本分析部分，仍请对戏剧有研究、有鉴赏力的专业同志们撰写。第三、四集的撰写者多是翻译该剧的同志。这里，让我向他们致谢，同时也向各个剧本的译者致谢。

施蛰存

1982年9月28日

目 录

引 言..... 编 者(1)

白杨路..... [英] 凡尔农·薛尔汶(1)

可爱的奇迹..... [英] 菲利浦·琼斯(34)

烟 幕..... [英] 哈罗德·布列好斯(57)

烟熏橡木..... [英] 诺艾尔·柯华德(80)

丑小鸭..... [英] 艾·亚·米尔恩(111)

进 步..... [爱尔兰] 圣约翰·欧文(138)

伪币制造者..... [爱尔兰] 伯纳德·杜菲(163)

山 屋..... [苏格兰] 乔·柯利(185)

别墅出让..... [法] 沙夏·纪特瑞(206)

一个绝望的人..... [法] 嘉布里埃·迪莫瑞(223)

丽 瑟..... [法] 让·保尔·萨特(247)

阿杜安的手..... [法] 热昂·萨尔泰纳(288)

明天的战争..... [德] 汉斯·格罗斯(308)

例外与常规..... [德]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329)

妙 计..... [西班牙] 马克思·奥勃(359)

克里斯托巴里先生的戏棚

..... [西班牙] 费·加·洛尔迦(376)

另一个儿子.....	〔意〕 路易吉·毕朗代洛(396)
火山农场.....	〔冰岛〕 约翰·西古琼森(416)
旱 灾.....	〔南非〕 约翰·杜·普来西(463)
国境之夜.....	〔日本〕 秋田雨雀(487)

白 杨 路

〔英〕凡尔农·薛尔汶

凡尔农·薛尔汶 (Vernon Sylvaïne 1897—1957) 英国著名演员及剧作家。生于曼切斯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召入伍，不久即负伤退役。1917年开始为职业演员，后来自编剧本，成为著名的剧作家。

独幕剧《白杨路》作于 1930 年，是他的得奖作品。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事，有他自己的经验在内。故事情节很简单：大战期间，一支英国军队由于指挥官的错误，使全连四十八名士兵遭难牺牲，只有二人幸而不死，即本剧中的查利和游客，而这个游客正是当年的指挥官。剧本即描写此二人战后相逢的故事。

剧本以紧张、神秘、扣人心弦的戏剧气氛见长，这是动用了哑场、双关语、潜台词、幻觉和现实交替表现等艺术手段的结果。其中：十余处哑场激发观众恐惧的心理，另外，“鬼影”的出现，也是一种表现手段，乍看起来似乎近于荒诞，但恰恰能达到逼真、慑人的戏剧效果。

人 物

查利——绰号“戏子”，英国退役军人，现在是咖啡馆的招待和杂务工。

一名当地顾客

玛丽安娜——查利的妻子

游客——英国退役军人

隐约可见的人影——名叫理查森

甲乙两人

地点：梅因路转角“让娜咖啡馆”的客厅里。

时间：1922年1月的一个晚上。

〔景：客厅在小咖啡馆的后部。来随便吃一点的顾客可以在前面店堂的小桌旁喝上一杯，吃点三明治等，也可以买些别的食品。客厅是留着接待重要的或受到优惠的顾客的。店堂有一扇门通往客厅，在观众的左侧。舞台后方面向观众的墙上全是大小适中的长方形窗子，墙正中有一扇门，通往梅因路。客厅是比利时式的。靠右墙有一架钢琴，中央放着一张不大不小的长方桌，窗的左边摆着一只旧的食具柜，柜里放满了战争中的纪念品，在墙上还装饰着更多这一类纪念品。〕

〔幕启时，查利在客厅中央的长桌旁同一位上了年纪的当地顾客下棋。查利，四十岁，身材细长，脸色苍白，脸修得很干净。他是英国退役军人，战争时头部受过伤，反常而又怪癖。人们对他又亲切、又照顾，不只因为他是让娜太太的女儿——玛丽安娜的丈夫，也因为他们把他叫做“戏子”。顾客是一个五十五岁上下的大胡子。顾客拿起一只棋子走了一

步，接着又看了棋盘一眼，微笑着往后靠去，两手互相搓着。查利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茫然地凝视着棋盘。

顾 客 我再走两步，就赢了，嗯？

〔查利看看他的对手，接着看着棋盘。〕

顾 客 （边笑边饮酒，然后以胜利者的口气继续说）两步！还有两步！

查 利 噢，关上，关上！

顾 客 （朝门瞥了一眼）关上门？

查 利 关上你的嘴盒子！

〔顾客大笑起来。查利突然把头凑近棋盘，侧仰着脸，喊了一声。〕

查 利 啊！

顾 客 （疑惑地）干吗？

查 利 （挑战似地）还有两步，是吗？

顾 客 （粗声地）是的！

查 利 （很快地）只要两步就行了吗？

顾 客 （加强语气）是！（他笑了）两步就够了！

查 利 决不可能！对我那是不可能的！

顾 客 为什么？

查 利 为一什一么？（边说边做，他拿掉了对手的五個棋子）
为什么一个——为什么两个——为什么三个——为什么四个——为什么五个！

顾 客 （气愤地）啊！那不行！我，我要抗议！

查 利 好！好！就抗议吧！

顾 客 当然要抗议——怎么样？

查 利 再来怎么样？

顾 客 啊！（他把棋盘撂在一边，生气地站起来）我再不和你下棋了！决不！

查 利 哈哈！（困难地说）不显弄自己才能的人才是真正有本领的人！

顾 客 （疑惑地）这话谁说的？

查 利 （微笑着）罗什福科先生。

顾 客 啊！（敲敲桌子）再来一杯酒！

查 利 （非常欣喜地）是！（拿起桌子上的玻璃杯，举到空中，用手指在杯子底下转动。他做着把想象中的桌巾猛搭在胳膊弯的动作，朝台左边那扇门走去。他一边做，一边和着行军曲《来自亚美尼蒂斯的姑娘》的调子，唱“再来一杯酒”）再来一杯酒，再来一杯酒——一杯酒。

〔走到门口时，他停下，对顾客不怀好意地笑笑。顾客看了查利一眼，很明显是讨厌他唱的调子。查利确定顾客在恼火了，就继续往前走，进入咖啡馆前面的店堂。退场时他还继续唱着他的歌。顾客在查利身后看了几眼，然后点燃一支烟，拿起报纸。他翻开报纸，看了一二条标题，查利就回来了。查利端着一只盘子，上面放着两杯酒。他把一杯放在顾客面前：“给您！”顾客看了看那杯酒，又看了看查利手中的盘子。

顾 客 我要一杯——但只要给我自己一杯——嗯？

查 利 （指着顾客的那一杯）给您！（轻轻拍拍自己胸部）给

我!

顾客 (站起来,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查利)啊!

查利 (平静地)好啦!好啦!

顾客 (脸涌笑容)太好了!(坐下)啊……祝您健康,我的老朋友!

查利 祝您健康,先生——更加健康!

〔他们喝着酒,顾客归席,查利坐到钢琴旁。〕

顾客 (完全兴奋起来了)查利,您真是个好人的。我们明天再来下几盘,嗯?

查利 明——天?(他在琴凳上很快地转过身去,把酒杯放在钢琴上,弹了一个没有和声的前奏,给自己编的诗即席伴奏起来)

明日复明日,今日无处找。

时间在流逝,一天又过了。

失去的时光,还是忘了好。

珍惜好时光,莫要徒懊恼。

〔他弹了最后一个单音,停着不动,凝视着他前面的琴键。顾客由衷地笑了。〕

顾客 太好了,查利!(他站起来)请弹一首法国小调好吗?

查利 (含糊地)法国的?

顾客 是的!

查利 高雅的还是下流的?

顾客 什么?

〔查利耸耸肩,举起双手,开始弹起开头的单音。顾客〕

客坐下，靠在椅子上非常快乐地听着。查利轻而极有感情地弹起了老的军歌：《来自亚美尼蒂斯的姑娘》。在他弹了前十二个音节后，顾客的表情变了。曲调仍在继续。顾客站起身，把报纸掷下。

顾客 他妈的！我要你弹的是法国的！你总是弹那个该死的英国的！（喊叫）你给我安静些！你这疯子！查利！哦，别弹了！（曲调继续。顾客大叫并敲桌子。听不下去了，他抓起帽子和手杖朝左边的门走去，到门那儿，转回身吼道）我再不到这儿来了！决不再来了！

〔他刚要猛转身退场，眼光接触到那杯没喝完的酒，它还散发着香气，就顿足踱到桌子边，吞下了酒，把最后几滴朝查利的背后洒去。查利什么也没注意。顾客放下杯子，下。在顾客退场时，他停下不弹了，又凝视着键盘。然后，很快地，轻得使人难以听出地弹了几句“Tipperary”（蒂帕雷里），停下，又非常轻轻地弹了一点儿《伤心的姑娘》。然后他弹了整首合唱曲《我们不想失去你》。当弹完《当你再回来时》的最后一行时，稍停，回过头朝左边那扇门看去——接着很慢很响地重复了最后一行。当他弹完时，左边那扇门开了，玛丽安娜匆匆进来。〕

玛丽安娜 （对查利）来了个好主顾，英国人！

〔查利不理睬，继续凝视着键盘，玛丽安娜提高了嗓子。〕

玛丽安娜 查利！

查利 （转身，微笑）您好，小乖乖！（他向妻子伸出一只手）

玛丽安娜 嗯！快！一个游客。

查利 （一跃而起）你完全肯定吗？

〔玛丽安娜转身朝门口走去和门外的人讲话，同时用右手指着客厅。

玛丽安娜 先生！

〔一个英国游客入内。他四十上下，细长，看起来体格健美。他是个退役军人，但几乎觉察不出有什么军人的举止。衣着随便，穿着灰色法兰呢的衣服和苏格兰呢的短上衣。脸色苍白，两鬓头发灰白。他扫了房间一眼，把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转向玛丽安娜，微笑着，平静地说话。

游客 谢谢您！

玛丽安娜 先生只想喝一点咖啡吗？

游客 谢谢，就这样。

玛丽安娜 要酒吗？

游客 （微笑着）有威士忌吗？

玛丽安娜 （耸耸肩）啊，没有，先生。

查利 （申斥地）不，有，先生！（高兴地对游客说）我去给您拿威士忌！真正的威士忌！

〔他穿到左侧门边，退场。玛丽安娜朝游客看看，笑了。

玛丽安娜 先生，那是我丈夫。他总是把什么样的酒都拿给他的英国人。

游客 他自己也是英国人，是吗？

玛丽安娜 是的，先生。大战时他在这一带打过仗。

游客 （在稍停一会儿后，平静地）我也在这一带打过仗。

玛丽安娜 真的吗？先生！